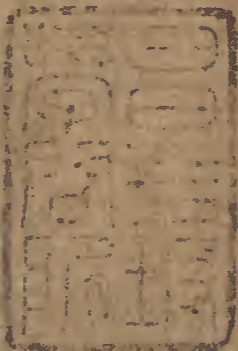


文章正典

七



漢書門類			
五	一	五	九
一	三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二	七	書	
〇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9	
冊數	20 (4)		
函號	362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七

議論

淺草文庫

石碯諫寵州吁

左氏傳下同
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

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

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雖為莊姜

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

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石碯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

愚按石碯之意蓋謂驕奢淫

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由未也階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眴者鮮矣

眴重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且夫賤

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

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碯卒能殺州吁以

復君之讐又并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碯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雖周公之誅管蔡何以加焉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

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

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

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

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

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

也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昭

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

所謂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則公不

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阜臣與

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公曰吾將畧地焉

孫辭以畧地畧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

備而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他魚故曰遠地○胡

民事則不出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

之忠言不見納公忘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

自克之以禮也思按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

日某日畋于某所某日獵于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王甚矣

臧哀伯諫納部鼎桓公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部大鼎賂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夫儂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

五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

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章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草也衣下曰

冠上昭其度也尊卑各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

鞞佩刀削上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有制度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

游纓在馬膺昭其數也尊卑各火龍黼黻火畫

前如索帛昭其數也尊卑各火龍黼黻火畫

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昭其文也以文

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

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象天地四方以示

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

皆有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寘其賂
噐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郤鼎
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
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噐於大廟其若
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

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噐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

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

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封

西吳虞公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其後也

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

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

其當愛此虞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

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

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

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

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

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不更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宮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

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以釁隙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

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

所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

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于鄭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

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田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曰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鬼○按用人祭鬼已見於此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子魚公子曰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雜記

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日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豶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

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

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

又用諸淫昏之鬼社非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

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一年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一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
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
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邾城

曰季請用冀缺

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曰季胥臣也冀晉邑

野饋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

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

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

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

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

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共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

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

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

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

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

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毀則為賊

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

掩賊為蔽

掩匿也

竊賄為盜

賄財也

盜器為姦

器國用也

主藏之名

以掩賊為

名賴姦之用

用姦器也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

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命亡

行父遠觀莒僕莫可

則也

還猶周旋

孝敬忠信為言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

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光也保而利

之則主歲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居

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墮欒戣大臨允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皇陶之字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

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

論之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也懿美也宣敬

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

教于四方父義毋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善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

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

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

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慝也慝惡也盛

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檇杻謂絲檇杻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

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

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胃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

王子孫故別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饕餮投諸四裔

以禦魑魅投奔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堯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凱之功曰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四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

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按四凶在堯時罪惡大著而論之詳矣今云

堯不能去非也又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宣公元年季文子如

齊納賂以請會行父歷數百儀之罪當矣而不

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

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

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

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鏡在

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

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愚既錄其文不

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

仲公子

遂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公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

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陳侯為楚縣陳侯

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

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

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

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

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

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鄭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

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

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

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

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

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千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
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魏絳請和戎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心

叛戎禽獸也獲戎矢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恠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

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困熊髡尤圉四子皆羿而之賢臣而

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

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

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

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外內咸

服詐信泯泯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

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

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泯因拜室就其生澆及

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處澆于過處

豷于戈過戈皆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

以滅泯而立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

杼滅豷于戈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泯因拜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

箴虞人掌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經

啓九道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

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武不可重重猶

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

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

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土荐聚也易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

野稽人成功二也聳懼狎戎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

四也頓壞鑿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遠至邇

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

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

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享耦也凡兵車

百乘他兵車及廣軌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

枚及其罇磬罇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

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

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和其義

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

以厲之厲風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書曰居安思危逸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按悼公至此志意

臣之可謂忠矣公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歲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十四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

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

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

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

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

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工樂人誦箴也

諫之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

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適人以

木鐸徇於路逸書適人行人之官也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

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也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

能因問盡言○又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

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

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
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禚 三十一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嫡齊歸之子公子禚 齊

禚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 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

事後十筮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 言子野非適嗣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

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

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 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 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

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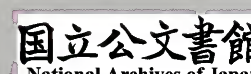
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圍果弒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公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大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荆山在新城汴鄉縣南終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字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

之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謂伐莒取鄆

利人之難

謂往年莒

亂而不知其私

不自知有私難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謂他

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

忌莫在公不圖其終

無為公謀終始者

為

國君難將反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

在

在恤民與憂國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啓疆論辱晉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

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

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

從順也

敬而不失

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以先王之

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國

度晉楚之勞而行之

雖汰侈若我何及

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

為闔

則足使守門

以羊舌肸為司宮

加官刑

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

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珪以享

覲有章字鑾也覲見也既朝聘而執璋也小有述職諸

適天子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饗復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殮有

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

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夫朝聘燕好之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

讐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

可也若其未有君其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

求諸侯而麋至麋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

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肸

之下祁午張趯籍談艾齊梁丙張駱輔躒苗賁

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

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箕

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家

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疆

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輔韓須楊石石

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

家共二縣故但言疆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其餘四十縣

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

伯華謀之伯華叔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其茂

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昏姻實無禮以速寇

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

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

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

多亦厚其禮按晉於是時人材之多世族之盛

知為卑隸而晉始弱然則一國者培植人材護養

世族正自為計耳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

廢其本撤其衛也遠啓疆所陳皆晉國實

芋尹無宇對楚子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出折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亡入

章華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與無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

宇辭曰天子經畧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

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

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一人當大蒐其眾所以得天

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

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

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

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

李潮

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討紂也君王始

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

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字

屠蒯諫晉侯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

縣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

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

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

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

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

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

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

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

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

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

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外嬖為是俊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

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

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

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

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

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

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

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

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

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

公得櫟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

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二年陳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二十一年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欵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

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

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

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

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

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與受其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

作辟違從欲厭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

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

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進退無

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

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

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

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承嗣大夫疆易其賄

關所征稅在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承嗣大夫徵斂無度宮

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

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二十

齊侯至自田晏子待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猶子

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

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

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于民無

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醢無言時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二體舞者有

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周武王七音伐紂自
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八風
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此言八風
八方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九者
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
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

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
公也薄謂以公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公厚歛
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
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言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有天地則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禮義興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將移齊國而為景公謀者
惟曰禮可以已之不幾於迂闊事情乎蓋禮所
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
以明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
篡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
臣父父子對之異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
政亦必自隳三都始其曰家不歲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而銷君弱臣強之患
也晏子之見蓋有合於
斯惜景公之不能用也

晏子論禳彗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

定公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

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貞諫吳王許越成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遂

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山上會稽山也使大

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

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

緡方娠逃出自竇后婚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

椒求之臣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

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

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

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以滅浞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而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

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
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

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猶言天與不取後雖

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吳姬

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

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

訓生民聚財富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按國語云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

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

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

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

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約

成之

逢滑論與吳元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

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

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

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左逢滑當公而進

左逢滑當公而進

明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
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
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
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而莽然故曰草莽而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
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
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
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
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
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

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

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攻反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

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

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為十三

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

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

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

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

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警

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蒞而與我爭此地哉

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

靈主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

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閭陳

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

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歿三軍叛王於

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

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

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

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

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能用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真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真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按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二十年

吳國遂墟古稱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里革諫夏濫淵國語下同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潰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

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

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罟魚網罾罾也名魚大魚川禽鼈蜃之屬是時陽氣起魚陟負水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此獸虞於是乎禁罝

羅措魚鼈以為夏槁獸虞堂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禁不得施也措

撥也稿乾也夏不得取故於助生阜也阜長也
此時撥刺魚鼈以為夏儲鳥獸方
孕故取魚鼈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
助生物也

麗設罝鄂罝當為罝罝麗小網也罝陷也鄂作
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
之網設取獸之物也

山不槎蘖槎斫也澤不伐天草木未魚禁鯢

鯢鯢魚子也獸長麇麇鹿子曰麇鳥翼殼卵

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蚺蜎蚺蜎子也可以為醢

殼未乳曰卵蟲舍蚺蜎蚺復陶也可食舍不

取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

又行網罝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藝極

然足以見先王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

亦善乎是良罝也為我得法使有司歲之使吾

無忘諗師存侍師樂師曰歲罝不如寘里革於

側之不忘也寘置也按漢成帝不葺折檻是

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與伍舉升焉

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寵服謂

寵服是安民以為樂以能安聽德以為聰致遠

為美也民為樂

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噐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

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日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閉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

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
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
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
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
也離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
也積土曰臺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實戎事也臺不過
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
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榭不蔽日明而已其所不
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

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
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
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
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則楚其殆矣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
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也對曰用

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

執殤宮

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

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於神明

聳敬也

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一言以出令

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

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

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

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

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

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

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

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

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

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

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還軫

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

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

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

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

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

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

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

懃寘之於耳懃猶願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

巴浦之犀犀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犀犀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遂

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

死之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告君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七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八

議論

卻缺請歸衛地

左傳下同
文公七年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往日

日取衛地
在元年

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

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

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

有休則戒
之以勿休

董之用

威

董督也有罪則
督之以威刑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

王雷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

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

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

衛田張本。按此章收功全在睦者歌吾子一語蓋人之常情強軋之未必從而順導之常見

聽此趙宣子之所以說也

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

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

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

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

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皂至其小者衣裳

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
徵也而可以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按季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臧武仲乃曰
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顯有
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季氏皆
竊以為已物非盜而何故臧武仲因事而規之
其言深有味云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范
宣子逐欒盈云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

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
欒盈之黨也羊

舌虎叔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
軍司馬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
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言雖囚何
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

不拜樂王鮒晉大
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
邑於祁因以為氏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

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
出不拜祁大

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言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

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

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

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

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聲子請復椒舉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

文選卷八

四

陳連

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

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

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開

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

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

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

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

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

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

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

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

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

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後歸一人簡兵蒐

乘簡擇蒐闕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

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

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

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楚

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

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

而巳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

之藥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中行

二卻必克二穆卻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御

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

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燔夷傷也吳楚之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

王漢

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

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

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子產論尹何爲邑襄公三十二年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壞崩

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

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
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
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
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閼伯
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也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

縣此在 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

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君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

官之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

障大澤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

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

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災於是乎禁之有水旱之災則禁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星辰之神

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崇僑聞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卷之三

十

教

其體

湫集也。血氣滯而體羸露也。壹之則血氣滯而體羸露也。壹

茲心不爽而昏

亂百度今無乃壹之

同四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

內官不及同姓

內宮

其生不殖

殖長也。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

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

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

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

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

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

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

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

之

按子產能却實沈臺駘為參分之神可謂博

食

哀樂之間則可謂明理而非但博物者也。晉

侯

獨以博物目之豈知子產者邪。是時晉侯

求

鑿於秦秦伯使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

死

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

及

中聲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

手

淫聲怡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物亦如

之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

以

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八氣降生五味

禮記卷之六

七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陰淫寒
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孟之疾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七相晉國於今八年
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禁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與而無改焉必
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鑿和之言與
子產略相出入故附此

祁午戒趙文子

昭公元年

會于虢

經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况不信

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

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

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

于宋三十年會澶于宋三十年會澶襄二十八年

淵及今會虢也平秦亂襄二十六年城淳于襄二十九年

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

卷之三

世

文

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今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
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
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
是穰是藜穰芸也壅苗為藜穰彼驕反藜古本反雖有饑饉必有
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舊書宋之盟書楚恐也先歆故欲從舊書加于

牲上不 晉人許之

沈尹戌論費無極

二十七年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

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左尹卻宛也甲廐尹陽令終 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

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

朱喪太子建殺運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
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
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
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
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
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良圖九月
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

尹子常賄而信纔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將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子惡郤宛字令終陽勾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

史墨論季氏出君

昭公三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

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
 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三二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
 有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

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
 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
 展禽論祀爰居國語下同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

文章五卷

何

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
 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
 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
 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以勞定國則祀
 之虞幕夏杼殷祖甲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能
 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
 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
 厲山厲山為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柱為后稷自夏

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興謂禹也
 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勾龍
 九州之土也后君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黃帝
 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為社社后土黃帝
 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神也顯
 頊能脩之高陽也孫昌意之子帝帝學能
 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學黃帝之功曾孫玄囂
 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堯能運均刑法以
 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女之堯能運均刑法以
 儀民堯帝學之庶子陶唐氏放勳舜勤民事而

野死

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鯀鄩洪

水而殛

治水鄩防百川績用不滅堯用殛之

于羽

禹勤事而死禹能以德脩鯀之功

成禹

亦有功契為司徒而民輯

故曰

脩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

數五

教冥勤其官而水死

輯和

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死於

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夏諸

侯以寬得民除其穠勤百穀而山死

邪謂

放桀扞大患也稷勤百穀而山死

勤播

百穀死於黑文王以文昭

水之

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

文質

武王去民之穠故有虞氏禘黃帝而

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

宗廟

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

祭昊

天於圜丘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

上帝

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

故禘

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禘於堯故郊堯禮祭

法有

虞氏郊畧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夏后氏

時則

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

禘黃

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祖之

禮同虞以上上德夏商人禘舜而祖契郊

以下

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

冥而

宗湯

農云

商人周人禘畧而郊稷

宜郊

契也周人禘畧而郊稷

王而

宗武王

此與

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

時亦

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

商

人禘舜而祖契郊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

毀故先推后穆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

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

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

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上甲微能帥契者

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高圉太王能帥穆

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穆後十世公非之子也

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

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

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於民而

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

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

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

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而知者處物處名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不知而不問非知也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

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

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使書以為三策

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卻叔虎論伐翟祖

獻公田見翟祖之氛

翟祖國名氛謂禘氣歸寢象也凶曰氣吉日祥

不寐

欲伐翟祖也

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

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

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

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

其臣競諂故進

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

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

其上

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

而無忠下

冒抵冒言貪也

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

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

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

說乃伐翟祖

范文子論戰

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

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

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

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諸侯故

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
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
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
教而重斂大其私驪而益婦人田驪近也私近
謂增其祿也婦人受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
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
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
也亂地亂故地
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藥武

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
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
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
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
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
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
違蠻夷為耻乎藥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
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代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驪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

於是乎國人弗益遂弒諸翼葬之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後多外時安反自鄆陵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

蠡為卿故殺三卻長魚蠡又以兵劫藥書中行

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

公游于匠麗氏藥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

使程滑殺公葬之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

功烈多服者眾也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

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

子賀我何故對曰昔藥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

卒之田藥書為晉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宗官宣

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敬諸侯親之

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

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執極也桓子藥畧則行

志畧犯也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

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

也盈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

子昭子卻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
 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犢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
 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藥武
 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
 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
 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
 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郵無正論壘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趙氏所
 也壘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
 也壘壘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墮又增之故怒也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
 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曰
 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離也難謂莊姬之
 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
 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為正
 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

刑典常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基於其身以

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脩之於及景子長於公

宮景子文于之子簡子之父未及教訓而嗣立

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

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

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

之以父兄同宗之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

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

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以脩

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鏡也若罰之是

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

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

見戒而懼懼則有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

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祿所得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自若焉若

也怨自如故也

壯馳茲賀趙簡子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

孰為愈也愈賢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

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

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

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按壯馳茲之言名

後章

士茁論智氏之室

知襄子為室美知伯士茁夕焉士茁知伯知伯曰

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

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

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

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倚相楚左史也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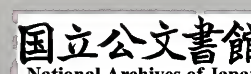
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子亶怒而

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又謗我左史

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倣子若子方壯能經

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於是不給

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



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 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

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

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

而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宁

師長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 居

寢有褻御之箴褻近也 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

大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 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朦也誦

謂箴也 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 於是

乎作懿戒以自儆也讀抑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

武公子實不獻聖於荷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

于日中吳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

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

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 若常如

此楚其難哉難治 子亶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亶名也

乃驟見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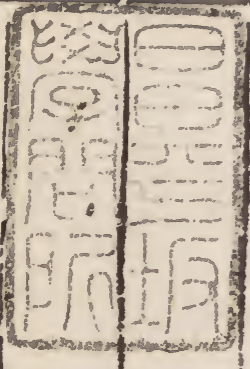
藍尹亶告子西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君
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安思樂在樂思善無
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
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子嗣夫
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
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
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
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
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

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
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右春秋諸臣論諫之辭凡十有八事



集錄京西山文正公卷第八

